

下卷



[俄]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ОЙНА И МИР

I512.44

I512.44

1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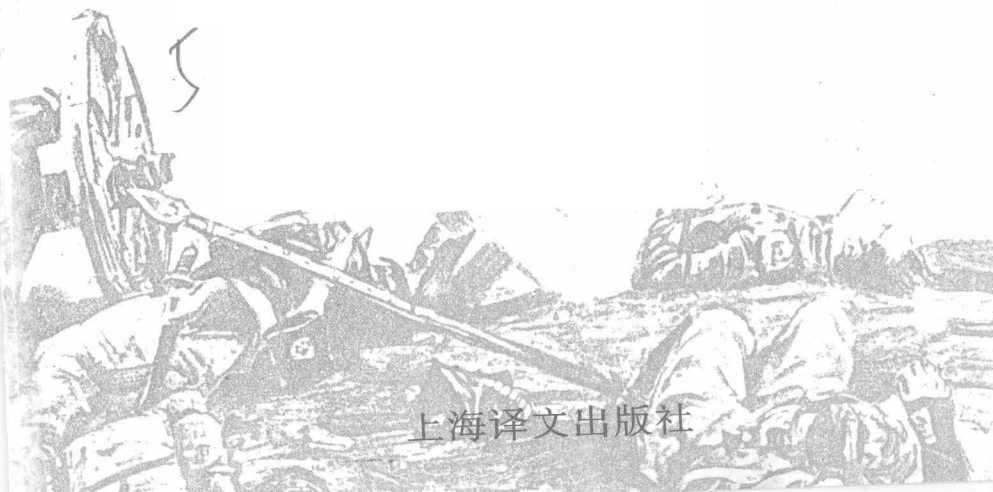
83(C)/2

[俄]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草婴译

下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1 年版译出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1.125 插页 30 字数 1,147,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套

ISBN 7-5327-1773-9/I·1066

上下卷定价：61.40 元

第三卷

第一部

—

西欧军队从一八一一年年底起开始加强装备和集中。一八一二年这支几百万人的大军(包括辎重队和供养人员)浩浩荡荡自西向东往俄国边境移动；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界。于是战争爆发了，也就是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几百万人犯下了全世界法庭在多少世纪里都记录不完的罪恶：暴行、欺骗、背叛、盗窃、伪造文件、印制伪钞、抢劫、纵火和杀人，但干这些事的人却并不认为这是犯罪。

这个非常事件是由什么引起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史学家们天真地断定，这事的起因是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陆体制的破坏^①、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勉采夫或塔列兰^②在朝觐和晚会的间隙用心写一篇巧妙的通牒，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信表示：“仁兄陛下，我同意把公国归还奥登堡大公”，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时人们这样看待此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阴谋引起的(他在圣海伦娜岛上这样说过)，这也可以理

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大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对他施加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制；老兵和将军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利用他们打仗；当时正统派认为必须恢复良好准则；当时外交官们认为，一切都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没有很好瞒过拿破仑，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不当所造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提出无穷无尽的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持有无穷无尽的不同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后代人全面观察既成事实，探究它简单而可怕的含义，这些原因就显得不够充分了。我们无法理解，几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因为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登堡大公受了屈辱。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情况同互相残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由于大公受辱，成千上万的人就得从欧洲那一边前来屠杀和扫荡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居民，而他们自己也被人杀害。

我们这些后代人不是历史学家，不迷恋于研究事件的过程，因此能用清醒的头脑按常理来观察事物，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原因。越是深入探究，我们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每一个个别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正确无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的微不足道，同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就显得荒唐不经；而且，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它们也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点上说，它们同样是荒唐不经的。我们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

① 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欧洲许多国家采取同样行动，以保持法国在贸易中的优势，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常违反这个体制。拿破仑借口俄国不遵守这个体制，在一八一二年进攻俄国。

②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

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像拿破仑不肯把军队撤回维斯瓦河对岸，不肯归还奥登堡公国那样，都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因为，如果那个军士不愿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兵役，拿破仑军队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战争也就不会发生。

如果拿破仑不因要求他撤到维斯瓦河对岸而恼怒，不命令军队进攻，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登堡大公这个人物，如果亚历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没有俄国专制政府，没有法国革命以及随后的专政和帝制，没有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事件，等等，战争也就不会发生。这些原因只要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应该说，所有这些原因，亿万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这个事件。由此可见，这个事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非发生不可。几百万人丧失人性和理智，由西向东去屠杀同类，就像几世纪前由东向西去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事件的发生与否，其实他们的行为就像凭抽签或应征而入伍的士兵那样，都是不由自主的。情况不能不是这样，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事件仿佛就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得以实现，必须具备无数凑合在一起的条件，缺少一个，事件就不会发生。这几百万人，这些射击和运送粮草和枪炮的士兵，他们具有实力，但他们必须愿意执行个别软弱无能的人的意志，并受无数错综复杂原因的驱使，事件才会发生。

对历史上非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无法懂得其理性的现象），我们还是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解释。我们越是要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它们缺乏理性，难以理解。

人人都为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来达到个人目的，并且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做某件事或者不可以做某件事；但一旦他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无法挽回，就属于历史事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个人生活越是无所追求，他的生活就越自由；一是自然的群体生活，他在这方面必须遵守既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自己而活着是自觉的，但被利用来达到某种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做过的事无法挽回，这件事同千百万别人的事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意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联系的人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的每一行动就越明显地表现为注定的，必然的。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仆。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群体生活，它利用帝王分分秒秒的生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比任何时候更能决定本国人民流不流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写的那样），他也比任何时候更加服从必然规律，被迫为共同事业、为历史完成应该完成的事，但他却以为他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

西方人到东方去互相杀戮。根据综合规律凑合起来、导致这场运动、导致这场战争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其中有：对违反大陆体制的指摘；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军队向普鲁士推进，照拿破仑的看法，只是为了用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符合民意的好战的本性和习惯；对大规模备战的迷恋；备战的费用；为了抵偿

这笔费用而必须取得利益；在德累斯顿接受令人陶醉的荣誉^①；当代人认为出于和平诚意而其实只是损害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符合所发生事件的千百万个其他原因。

苹果熟了就落下来，但它为什么落下来？是因为地心吸力，是因为果柄干枯，还是因为苹果被太阳晒熟，果实变重了，因为风吹动它，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孩子想吃它？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由于发生重大的有机的自发事件所需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发现苹果落下是纤维质腐烂等原因造成的。站在树下的孩子说，苹果落下是因为他想吃并为此作了祷告。他们的说法同样都是又对又不对。有人说，拿破仑到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那里，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另外有人说，一座被挖空的大山塌陷是因为最后一个工人挖了最后一锹土。这两种说法同样都是又对又不对。历史事件中的所谓大人物，其实只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同事件本身的关系极小，就像标签一样。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自以为是由他们的意志决定的，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是同历史的全部进程相关联，由永恒的力量注定的。

二

拿破仑在德累斯顿逗留了三星期，一直被亲王、公爵、国王，

^① 一八一二年五月初，俄法战争爆发前不久，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见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和普鲁士王，并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宴会和庆典，接受各方面的阿谀奉承。

甚至一个皇帝所包围。五月二十九日，他离开德累斯顿。临行前，他对得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安抚有加，对他所不满的国王和亲王予以训斥，把他的（其实是他从别的国王那里抢来的）珍珠钻石送给奥籍皇后玛丽·路易丝。史学家说，他还亲热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给她留下难以忍受的离别的悲痛。玛丽·路易丝以拿破仑夫人自居，其实拿破仑在巴黎另有妻室。尽管外交家们坚信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并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尽管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陛下，并诚恳地说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他将永远敬爱他——拿破仑还是深入部队，在每一站发布命令，要部队加速东进。他坐了一辆六驾旅行马车，在侍童、副官和卫兵簇拥下，沿着通波森、托恩、但泽和柯尼斯堡的大道前进。他每到一个城市，人们都情绪热烈而又提心吊胆地迎接他。

部队自西向东推进。拿破仑每到一站，都有替换的六匹马等着他。六月十日，他赶上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过了一夜，那地方是特地为他准备的。

第二天，拿破仑追上部队，乘四轮马车来到涅曼河边。他换上波兰军服，来到岸边视察。

拿破仑看见河对岸的哥萨克和辽阔的草原，那里有着圣城莫斯科，好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西徐亚王国的京城。他出人意料，违反战略和外交原则，下令继续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横渡涅曼河。

六月十二日清晨，拿破仑走出当天搭在涅曼河左岸陡坡上的营帐，用望远镜观察他的军队怎样从维尔科维斯森林涌出来，通过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军队知道皇帝在场，都用眼睛寻找他。他们看到一个身穿外套、头戴礼帽的人离开随从，站在营帐

前的山坡上，便纷纷把帽子往上抛，同时高呼：“皇上万岁！”接着他们就川流不息地从隐蔽的大森林里涌出来，通过三座浮桥登上对岸。

“这下子行了！哦！只要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好办了。真的……瞧他……皇上万岁！瞧，那里就是亚细亚草原……但那是个令人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舍。我将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走运。你看见皇上了？万岁！我要是做上印度总督，纪拉德，我就封你做克什米尔大臣……万岁！那不是皇上！看见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近。小个子的军人……我看见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章……皇上万岁！”响起身分不同、性格各异的老人和青年的声音。人人脸上现出同样的表情：为期待已久的进军欢天喜地，对那个站在山上穿灰外套的人表示无限忠忱。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身量不高的纯种阿拉伯马。拿破仑骑上马，向涅曼河上一座桥飞驰。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使他震耳欲聋，而他之所以忍受着，只因为不能禁止大家向他表示爱戴。不过，这种不绝于耳的欢呼声使他心烦意乱，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能好好思考自从他来到军队后一直盘绕在心里的军事问题。他驰过摇晃的浮桥来到对岸，向左急转弯，朝科夫诺的方向飞跑，近卫猎骑兵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给他开路。他跑到宽阔的维利亚河边，在岸上波兰枪骑兵团营地旁边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大声欢呼，他们争先恐后地看他，乱了队形。拿破仑望了望这条河，下了马，在岸边一段圆木上坐下。他默默地打了个手势，随从递给他一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搁在一名跑到他跟前的快乐的侍童背上，向对岸眺望。然后他聚精会

神地察看摊在木头上的地图。他没有抬起头，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名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什么？他说什么？”当一名副官跑近波兰枪骑兵时，队伍里有人问。

拿破仑下令找一处浅滩过河。一个容貌清秀的波兰枪骑兵老上校，脸涨得通红，激动得语无伦次，问副官可不可以让他不找浅滩，带着他的枪骑兵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要求骑马而唯恐遭到拒绝的孩子，要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大概不会有意见。

副官话音一落，留小胡子的老军官就容光焕发，两眼发亮，举起指挥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跟他一起过河。他刺了刺马，向河边驰去。他恶狠狠地刺了一下迟疑不前的马，马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向急流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跟着他跳进河里。河中心和急流处又冷又危险。枪骑兵相互纠缠，掉下马来，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也淹死了，其余的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抓住马鬃，努力游过河去。他们努力向对岸游去，尽管半俄里外就有浅滩，但他们以当着那人的面泅渡和淹死为荣，尽管那人坐在木头上，对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副官回来后，找了个适当的机会，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这时，这位身穿灰外套的小个子站起来，把贝蒂埃叫到身边，同他一起在岸上来回踱步，向他发命令，偶尔不高兴地望望分散他注意力的在河里淹死的枪骑兵。

他相信，不论他来到什么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都能使人们如痴如醉，这种信念在他已不新鲜了。他吩咐把马牵来，然后上马回营。

尽管派了船只去抢救，仍有四十来人在河里淹死。多数人

都挣扎着游回原来的岸上。上校和几个人游过了河，好容易才爬上对岸。他们一上岸，身上湿透的衣服还滴着水，就高呼“万岁”。他们欢天喜地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感到非常幸福。

那天晚上，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道要尽快把印制好的俄国伪钞运来，以便拿到俄国使用；另一道是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写有法军部署情报的信件。除了这两道命令之外，他又下了一道命令：把那个自愿跳到河里的波兰上校列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谁丧失理智！^①

三

俄国皇帝在维尔诺住了一个多月，不是检阅军队，就是观看演习。尽管大家都认为要爆发战争，而皇帝也为此特地从彼得堡驾临，但对战争却毫无准备。没有一个总的作战计划。计划虽提出几种，但决定采用哪一种。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在皇帝亲临大本营一月后就显得更加突出。三路军马各有各的总司令，但没有一位最高统帅指挥全军，皇帝本人也没有接受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诺待得越久，大家对战争就越厌倦，备战工作也做得越少。皇帝左右的人一心只想让皇帝过得轻松愉快，把当前的战争置诸脑后。

六月间，在波兰贵族、廷臣和皇帝出面举行多次舞会和宴会

^① 原文是拉丁文。

之后，一名波兰侍从武官想以侍从武官的名义为俄国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建议被大家高兴地采纳了。俄国皇帝表示首肯。侍从武官们认捐了这笔款子。一位最得皇帝欢心的女人被邀请担任舞会女主人。维尔诺省地主别尼生伯爵提供郊区别墅举行这一盛会。最后决定六月十三日在别尼生伯爵扎克莱特别墅举行宴会、舞会、赛船和焰火会。

就在拿破仑下令横渡涅曼河，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越过俄国边境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别尼生别墅里参加侍从武官们为他举行的舞会。

这是一次快乐的豪华晚会。行家们说，这么多美人聚集在一起真是少见。海伦伯爵夫人也同其他俄国贵妇一起，随同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在这次舞会上，她那俄国式丰满身段使瘦小的波兰贵妇们黯然失色。她很引人注目，连皇帝都同她跳了一次舞。

保里斯把妻子留在莫斯科，以单身汉身份参加了这次舞会。他虽不是侍从武官，但也捐了一大笔钱给舞会。保里斯现在已有钱有势，不再求人庇护，而可以跟同辈中的显贵平起平坐。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家还在跳舞。海伦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就自动邀请保里斯跳玛祖卡舞。他们是第三对。保里斯一面瞧着海伦从深色绣金薄纱连衣裙里露出来的光彩夺目的光肩膀，一面同她谈论一些老相识，同时情不自禁地一直悄悄盯住舞厅里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不断拦住这一对或那一对舞侣，说几句只有他会说的亲切的话。

玛祖卡舞开始时，保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拉歌夫违反宫廷礼仪，走到正在跟一位波兰贵夫人说话的皇帝跟前。皇帝跟贵夫人说完话，用询问的目光瞧了他一眼，显然明

白巴拉歌夫这样做必有重要原因，就对贵夫人微微点点头，转身招呼巴拉歌夫。巴拉歌夫一开口，皇帝脸上就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挽住巴拉歌夫的手臂，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边的人自然而然地让出一条两三码宽的路来。当皇帝同巴拉歌夫一起走过时，保里斯发现阿拉克切耶夫神色激动。阿拉克切耶夫皱起眉头瞧着皇帝，酒糟鼻子呼哧着，他从人群中出来，似乎在等皇帝同他说话。保里斯知道，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歌夫，对一件重要消息不经过他而直接奏闻皇上，感到很不痛快。

但皇帝跟巴拉歌夫却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径自走到灯火辉煌的花园。阿拉克切耶夫按住长剑，忿忿地向周围打量着，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二十来步。

保里斯继续跳玛祖卡舞，心里却一直琢磨着，巴拉歌夫带来了什么消息，怎样才能比别人早知道这个消息。

在跳舞过程中需要挑选两个舞伴，保里斯对海伦低声说，他想挑选已去露台的波托茨卡雅伯爵夫人，说着就在镶木地板上滑过去，然后走到花园里。他发现皇帝同巴拉歌夫在露台上，立刻站住。皇帝同巴拉歌夫向门口走来。保里斯仿佛来不及退避，慌了手脚，只得恭恭敬敬地把身子贴在门框上，低下头。

皇帝仿佛受到了侮辱，激动地说：

“对俄国不宣而战。只要俄国国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敌人，我决不讲和。”保里斯觉得皇帝说这话很痛快，对自己表达思想的方式很得意，但因他的话被保里斯听到，有点不高兴。

“要严格保密！”皇帝皱着眉头补充说。保里斯懂得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就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皇帝回到大厅，在舞会上又待了半小时光景。

保里斯第一个知道法军渡过涅曼河，因此他可以向某些要

人炫耀他消息灵通，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这样也就可以抬高他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在徒然等待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传来，而且又是在舞会上，这就特别使人感到意外！皇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愤怒和屈辱，就说出那句充分表达他情绪、他自己也很喜欢而日后成为名言的话。皇帝回到大本营，凌晨两点钟召见秘书希施科夫，叫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又给陆军元帅萨蒂科夫下了一道圣旨，坚持要在命令里写上“只要俄国国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法军，我决不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皇帝给拿破仑写了下面的信。

仁兄陛下！昨天得悉您的军队不顾我仍真诚信守对陛下的义务而越过俄国国境。我刚才接到彼得堡洛里斯东伯爵^①送来的照会，告知这次入侵是因为，自从库拉金公爵^②申请护照时开始，陛下就认为同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③据以拒发护照的理由，决不能使我相信，我的大使的行为能成为进攻的借口。事实上，正如大使本人所声明的，他并非奉我的命令提出此项申请；我得悉此事，立即对他表示不满，并要他照旧供职。陛下如果不愿因此种误会而导致两国臣民流血，并同意把您的军

① 洛里斯东伯爵(1768—1828)——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自一八一一年起任驻彼得堡大使。

② 库拉金公爵(1752—1818)——俄国驻巴黎大使，一八一二年五月要求法国军队撤出普鲁士谈判失败，就申请发还他和全体俄国驻法使馆人员护照回国。

③ 巴萨诺公爵(1763—1839)——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曾任拿破仑外交大臣。